

从调肝理脾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周 强 张声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 北京, 100010)

摘要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以过食肥甘和情志不遂为基本病因, 其病位在肝脾, 以肝郁脾虚为本, 痰/浊、湿、瘀为标, 治疗以调肝理脾为治疗大法。文章以 20 多位名医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经验为基础, 简述了各位名医从调肝理脾论治本病的临床策略和用药规律。

关键词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调肝; 理脾; 中医

Treatment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Based on Theory of Regulating Liver and Spleen

Zhou Qiang, Zhang Shengsheng

(Digestion Center, Beijing Hospital of TCM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Excessive fat and emotional depression are basic cause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athogenic locations of the disease are liver and spleen;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is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and the symptoms usually refer to sputum / turbidity, dampness, blood stasis.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mainly depends on regulating liver and splee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more than 20 famous TCM doctor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ir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medication rules of treating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ith method of regulating liver and spleen.

Key Word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Regulating liver; Regulating spl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图分类号: R25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7202.2015.05.013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指无过量饮酒史, 以肝脏脂肪代谢障碍, 致使脂质肝内蓄积过多, 肝实质细胞脂肪变性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病的发生在我国成上升趋势^[1], 但目前没有明确治疗本病的药物。中医病名与“肝癖”相对应^[2], 从肝脾、痰、瘀等方面治疗本病, 具有明显优势。

1 过食肥甘和情志不遂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基本病因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 膏粱厚味饮食的增加, 导致膏浊病增多; 又因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加, 不规律的生活方式等原因, 导致情志不遂, 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主要病因, 如谢维宁^[3]等提出脂肪肝的发生与肝脾关系密切, 而其发生多由饮食不节, 过食肥甘厚味, 或情志所伤, 肝木犯土, 导致脾失运化, 痰浊膏脂积聚。

2 疏肝健脾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主要治法

情志不遂阻滞气机, 过食肥甘生痰生浊, 亦能阻滞气机运化, 而肝脾为调节气机之枢纽, 肝主疏泄而调节情志, 脾主运化而能运化膏浊、痰湿, 故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的病位在肝脾, 与肝之疏泄、脾之运化功能关系密切。肝失疏泄则肝气郁滞, 脾不运化, 痰湿困脾则脾气亏虚, 形成肝郁脾虚的基本证候。朱瑾^[4]等分析脂肪肝 568 例 B 超检查与中医辨证分型关系探讨, 证实肝郁脾虚证是脂肪肝的主要证候。谢晶日^[5]提出脾虚肝郁为基本病机, 痰湿为主要病理基础, 属本虚标实, 本虚为脾虚, 标实为痰湿、气滞、瘀血、热邪互结于肝络, 而又以标实为主。张琪^[6]提出肝郁脾虚实本病的发病基础, 水湿、痰浊、瘀血是病理产物, 立疏肝开郁法, 平木补土法, 理气通络法, 健脾化浊法。

3 从调肝理脾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众多医家提倡从肝脾论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以调肝理脾为基本治法。调肝又包括疏肝、活血、行气等, 理脾包括健脾、化痰、利湿等治法, 又多肝脾同治, 如康良石^[7]提出本病以益气健脾、疏肝解郁, 疏肝活血, 滋水涵木、调和肝脾为基本治法。又如龚享文^[8]等通过文献数据挖掘方法探索脂肪肝肝郁脾虚证用药规律, 结果显示在治疗脂肪肝肝郁脾虚证的 104 首中药复方中, 涉及 163 种药物, 共分为

基金项目: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临床医学发展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编号: ZY201411); 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培养计划 (编号: 2011-2-13); 北京市中医科技重点规划项目“调肝理脾提升非酒精性脂肪肝疗效研究” (编号: KJTS2011-01)

通信作者: 张声生 (1964. 11—), 男,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首席专家,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23 号, Tel: (010) 52176634, E-mail: zhss2000@163.com

6类:疏肝类、健脾类、化痰类、行气类、化瘀类、消食类,配伍主要为疏肝理气药与健脾祛湿药的组合。

3.1 疏肝健脾 疏肝是指疏发肝气以条畅气机,疏肝又每与健脾合用,疏肝以促进脾脏运化,健脾以有利于肝之疏泄,以四逆散、柴胡疏肝散为代表方。符思提出分期辨治,早期以肝郁脾虚证为主,自拟加味三香汤加减疏肝健脾,药用柴胡、白芍、木香、香附、藿香、郁金、陈皮、白术、山药、焦槟榔。危北海^[9]提出从肝脾辨治本病,以疏肝平肝、健脾运脾为主要治疗原则。以理气、补气、活血、化痰以及清热解郁为主要治疗方法。治疗当虚实兼顾,气血并重,痰湿和食积同治。

3.2 运脾化浊/痰 肝郁脾虚是本病的基本病机,痰浊壅滞是病理产物,故运脾可加强痰湿运化。临床以运脾芳香化湿、理气化浊药物为主,如砂仁、木香、香附、川芎、苍术、藿香等。卢殿强^[10]从“积”论治,积指痰浊、湿热等病理产物,治疗从疏肝健脾调畅气机以消痰浊,清热利湿以分消湿热。张赤志^[11]认为脾虚是本病的重要环节,气滞、痰浊、血瘀是病理产物。以生山楂、莱菔子、荷叶组成为基础方辨治。

3.3 益气健脾 气机久郁,升降失常,膏浊凝滞则影响脾胃运化,二者互相影响,形成脾虚痰浊之证,以四君子汤系列方剂为主。李振华^[12]认为病位在肝,病机关键在脾,认为健脾是治疗关键,提出了“脾宜健,胃宜和,肝宜疏”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赵正孝^[13]提出胃强脾弱,脾不散精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病机,提出从脾不散精论治。王昊^[14]从脾论治,以健脾升阳为治则,选用李东垣健脾益气、升阳调中之名方补中益气汤加减。柳涛^[15]提出健脾温阳为治疗脂肪肝的关键,选用苓桂术甘汤。

3.4 健脾化湿 脾运失常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重要环节,治疗当健脾促进利湿、利湿有助健脾,以三仁汤为代表方剂,可选用茯苓、薏苡仁、砂仁等药物。如刘吉善选用三仁汤加温胆汤加减治疗胆胃湿热型脂肪肝^[16]。陈建杰^[17]从“肥人多痰湿”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痰湿是重要病机,提倡从脾论治,多运用健脾化湿,选用白术、薏苡仁、茯苓等,佐以芳香化浊之品,如苍术、厚朴、砂仁、豆蔻等助运化。薛博瑜^[18]认为本病以痰湿阻滞为基本病机,治宜祛湿化痰。祛湿可用利水渗湿的茯苓、薏苡仁、泽泻、车前草等。健脾燥湿常用苍术、白术、荷叶等。若患者痰浊较重,则佐以陈皮、半夏、白芥子等化痰之品。

3.5 疏肝活血 肝气不疏、脾失健运,痰浊内壅,阻滞脉络,久则形成肝络瘀滞证,治疗当活血消癥,可选用丹参、赤芍等药物。如刘吉善^[16]调营饮加减治疗肝络瘀阻性脂肪肝。周仲瑛^[19]从痰湿瘀滞论治,以“祛邪重于扶正”为辨治原则,基础方是十味脂肝汤,药物包括醋柴胡、茵陈、山楂、郁金、蒲公英、赤芍、香附、夏枯草、丹参和泽泻等。疏肝理气、清化痰湿、活血消浊等法复合组方。张云鹏^[20]认为本病治疗的重点在于痰瘀互结,可采用化痰清源、活血化痰、疏理肝络法,创降脂理肝汤,由泽泻、决明子、丹参、郁金、海藻、荷叶、莱菔子、生山楂组成。李军祥^[21]从“浊毒伤络”论治,通过疏肝郁,达肝气,理肝血,化痰浊、清肝热,解浊毒,养肝阴,最终达到清化肝脾,通畅肝络的作用。车念聪^[22]提出痰瘀是本病的关键病机,选用桃红四物汤合二陈汤活血通络、健脾祛痰。薛博瑜^[18]认为肝络瘀滞当活血化痰,选用丹参、当归、郁金养血活血而不破血,配合山楂、蒲黄、五灵脂活血止痛。孟胜喜^[23]等提出痰瘀互结是核心病机,化痰祛瘀、调肝降脂。

3.6 清热化湿 气郁化火、痰湿积而化火,故本病可出现肝热、中焦湿热、痰热等证候,治疗以茵陈蒿汤为基本方,可选用茵陈、龙胆草、佛手、虎杖、栀子、黄连、黄芩等药物。刘平^[24]提出湿热壅于血分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基本病机,治以清热祛湿化痰为要,以茵陈蒿汤加减,以茵陈、生栀子、虎杖、姜黄、田基黄为基本方。王育群^[25]选用泽泻、鸡内金、山楂、决明子等清肝热。

4 小结

本病病位在肝脾,以肝郁脾虚为本,痰、湿、瘀为标,治疗当以肝脾为中心,调肝理脾,促进肝之疏泄、脾之运化。调肝理脾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治疗大法,其又内涵有疏肝气、清肝热、通肝络、滋肝阴、健脾气、运脾湿、行脾气、醒脾困等治法^[26]。临床中可同时运用多种调肝理脾治法,如疏肝活血与健脾化湿合用、健脾利湿与清热利湿合用等

参考文献

- [1]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S]. 中国肝病杂志;电子版,2010,2(4):43-48.
- [2] 张声生,李乾乾,李军祥.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诊疗共识意见[J]. 北京中医药,2011,30(02):83-86.
- [3] 谢维宁,杨钦河,王强. 从肝脾论治脂肪肝[J]. 中药药理与临床,2007,18(2):328-329.
- [4] 朱瑾,朱学葵. 脂肪肝568例B超检查与中医辨证分型关系探讨

- [J].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03,3(13):160.
- [5] 廖芸,王静滨. 谢晶日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经验浅析[J]. 中国中医急症,2013,22(4):589-590.
- [6] 潘洋. 张琪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证经验[A]. 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暨消化疾病诊治进展学习班[C]. 苏州:2010.
- [7] 章亭,康旻睿,张如棉,等. 康良石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经验[J]. 光明中医,2013,28(9):1806-1807.
- [8] 龚享文,杨钦河,徐拥建,等. 基于数据挖掘脂肪肝肝郁脾虚证用药规律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3,19(19):344-348.
- [9] 刘蕊洁,王雅琪. 危北海论治非酒精性脂肪肝经验[J]. 河北中医,2011,33(10):1449-1450.
- [10] 卢殿强. 从“积”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J]. 新中医,2012,44(12):14-15.
- [11] 杨超,覃双来,张赤志. 张赤志教授治疗早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经验[J]. 湖北中医杂志,2012,34(4):31.
- [12] 李合国. 国医大师李振华教授从脾论治非酒精性脂肪肝经验[J]. 中医研究,2011,24(7):62-63.
- [13] 赵正孝. 从脾不散精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J]. 新中医,2013,45(9):1-3.
- [14] 王昊. 从脾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疗效总结[J]. 光明中医,2009,24(4):690-691.
- [15] 柳涛,唐志鹏,季光. 温阳化气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J]. 中西医结合学报,2011,9(2):135-137.
- [16] 杨智海,刘吉善. 刘吉善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经验[J]. 光明中医,2008,23(12):1925-1926.
- [17] 叶青艳,陈逸云,陈建杰. 陈建杰从“肥人多痰湿”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经验[J]. 辽宁中医杂志,2014(1):26-28.
- [18] 赵文霞. 薛博瑜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临床经验[J]. 中医学报,2012,27(6):684-685.
- [19] 徐朝阳,叶放. 周仲瑛教授从痰湿瘀滞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经验[J]. 中国现代医生,2012,50(36):81-82.
- [20] 周韶虹. 张云鹏辨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经验[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11,12(2):4-5.
- [21] 李军祥,王建芳. 从“浊毒伤络”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治则治法[A]. 全国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C]. 北京:2010.
- [22] 车念聪.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中医证治研究[J].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8,18(5):257-259.
- [23] 孟胜喜,冯琴,彭景华,等. 从痰瘀角度论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3):623-626.
- [24] 慕永平,都金星,刘平. 刘平教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遣方用药经验探析[J].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9,19(3):170-171.
- [25] 邢练军,李莹,张玮,等. 王育群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验案举隅[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9,28(4):38-39.
- [26] 周滔,张声生. 张声生教授运用调肝理脾法治疗疑难脾胃病的临床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131-133.

(2015-01-23 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上接第 686 页)

参考文献

- [1]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7,53.
- [2] 张仲景.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91,94,97,106,114.
- [3] 李东垣. 脾胃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3,32-36,49-50.
- [4] 楚更五. 痛泻药方考释[J]. 中医药学刊,2006,24(11):2036-2037.
- [5] 郑凯,沈洪. 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论治溃疡性结肠炎学术思想[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8):2326-2328.
- [6] 刘智群,沈洪,翟金海. 炙肝散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探析[J]. 中医学报,2012,27(6):736-737.
- [7] 郑凯,沈洪. 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概述[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1):92-95.
- [8] 柳文,沈琳. 乌梅丸合痛泻要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80 例[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37(1):35-36.
- [9] 王兵,郑金荣. 用缓肝理脾汤治疗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 46 例[J]. 中国民间疗法,2004,12(10):44-45.
- [10] 王庆利,陈金亮,李彦霞. 从肝论治溃疡性结肠炎 87 例[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10):761-762.
- [11] 何天富,黄古叶,彭卓崙,等. 疏肝理脾祛瘀法配合保留灌肠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 50 例[J]. 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12(2):24-25.
- [12] 杨丽. 痛泻药方加减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58 例[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1,25(5):70-72.
- [13] 贾佼佼,苗明三. 槐花的化学、药理及临床应用[J]. 中医学报,2014,29(5):716-717,745.
- [14] 杨莹菲,胡汉昆,刘萍,等. 乌梅化学成分、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研究进展[J]. 中国药师,2012,15(3):415-418.

(2015-01-23 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